

第二十四本

列傳

仲尼弟子

商鞅

蘇秦

史記評林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卷之六十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

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

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

索隱曰論

文學子

游子夏師也僻

柴也愚

由也喭

也

參也魯

也

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

按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有年名見書傳者三十五人餘四十二人止存名氏

文中註說五

僻中統柯至毛本

閣本与殿本同無文字

殿本脫正義四字

殿本無正義六字

雖毛本作唯

則屢中。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

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孔子之所嚴事。

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括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

汲汲於仁以善自。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

子產。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索隱曰大成記

云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於魯孟

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恭慈仁允德圖義約

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竝世。大戴禮曰孔子

鞮 中統柯王毛本

四庫考證云家語又云不克不忘下一段序伯夷叔齊及趙文子隨武子之行与本支不相蒙檢毛本無之此仍明監本誤衍

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歿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索隱曰自臧文仲已下孔子皆後之不竝世其所嚴事自老子及公綽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按戴德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二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衛將軍篇孔子稱祿奚對晉平公之辭唯舉銅鞮介山二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蓋趙文子之行事君不愛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事志銅鞮縣名屬上黨○正義曰銅鞮丁奚反按銅鞮

潞州縣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正義曰少成妙反

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己約

史記卷六十二

中已為之別傳

楊

此行二銀字柯王本作鞮

毛本植下有馬字

蘧 評林別本

成 評林別本

禮 中統柯王

蘇軾曰昔孔子以
簞食瓢飲矣顏子
而韓子乃以為哲
人之細事何哉蘇
子曰古之觀人也
必于其小焉觀之
其大者容有偽焉
人巨碎千金之璧
不巨无失声于破
釜巨搏猛虎不巨
无变色于蜂蟻孰
知簞食瓢飲不為
哲人之大事乎

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孔子曰：賢哉回也。衛瓘曰：非大賢

樂道不能若此，故以稱之。○索隱曰：衛一簞食。一

瓢飲。孔安國曰：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

樂。孔安國曰：顏回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回也如愚。孔安國曰：言默而識

之如愚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

我與爾有是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

實者，唯我與爾有是行。○正義曰：肇字永高，平人

晉尚書郎作論疑釋。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索隱

十卷及語駁虛二卷。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索隱

曰：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歿。王肅云：此久遠之書，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校其年，則顏

注校言改顏剛知子中統本亦無知字

回歿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歿而論語曰：顏回歿，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歿有棺而無槨，或為設事之辭。按：回歿在伯魚之前，故知以論語為設詞。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肅曰：顏回為孔子胥附之友，能使門人日親孔子。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

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

命矣矣。今也則亡。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

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少孔子十五歲。孔子

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曰：言

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不仕大夫，不食汙

言。

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不仕大夫，不食汙言。

君之祿索隱曰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我辭焉是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

也祿如有復我者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必在汶上矣孔安國曰

去之汶水上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

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

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包氏曰再言之者痛

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仲弓

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

莫尚乎敬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孔子

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言任諸

治侯之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

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犁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

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

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

家孔安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百乘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求也可使治

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

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

窮救乏之事也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

犁毛本

辭中後柯王

病中後柯王

氏中後柯王

王維禎曰子華怪之二句則不及論語矣

按論衡云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聖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唇吻之音聒至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闢導庸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列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為善之明效也

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自專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

人。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索隱曰家語一字季路

亦云是。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

雄雞。佩玃豚。冠以雄雞佩以玃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

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索隱曰服虔注左氏

云古者始事必先書其名於策委質之質於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因門人請

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

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

陷中注本

中後柯王本孔安國云在緼袍下

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

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為亂階也若

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索隱曰

充字弘度晉中書侍郎亦作論語解。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

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復有聞不得立行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

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獄者唯子路可也。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

材。樂肇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若

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不以壽終也衣敝緼袍與衣狐

貉者立而不恥者。孔安國曰緼泉著也其由也歟。由也升堂

卷中後柯王

阮本

佩以字無

道本

與本

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季康子問仲由仁

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

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蓑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

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

國曰言備子路為蒲大夫。索隱曰蒲衛邑辭孔子。

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

執勇。言恭謹謙敬勇猛寬以正。可以比眾。音鼻言

正眾必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

南子。靈公太子蕢。賸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

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

彈刻索隱出為衛大夫
澤云按服虔云則小司
馬所見史文無孔悝之邑
宰五字

毋王本

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

其父蕢賸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

宰。索隱曰服虔云蕢賸乃與孔悝作亂。索隱曰左

為孔悝之邑宰孔悝家悝母伯姬劫悝於廁。疆與之

盟。而立蒯賸。非悝本心自作亂也。謀入孔悝家。

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賸入。立是為

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

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

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

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賸。蕢

賸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

賦中統說

辭中統和五

強中統

何孟春曰勇者不難死而勇于義者能處死子路雖衛難結纓而死夫子嘗言由不得其死然而子路之節如是慷慨赴死從容就义由是兩得之噫由之勇天資也其勇于義李力之所至也而諛者猶貶其死於過勇何哉

賈贖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賈贖懼乃下石乞壺
厲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
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為
孔子侍衛故悔慢之人不敢有是時子貢為魯使
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
於齊索隱曰左傳子貢為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
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
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
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
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楸之火

王本訛猶

燧中說作遂

壺本

柯維騏曰按闕止有寵于簡公為田常所殺闕止字子我左氏傳載闕止又稱子我故記者誤以為宰我也楊慎曰按李斯傳言趙高之短于二世曰田常為齊簡公臣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遂獄簡公斯去宰予未遠所言當得其實如斯所言則宰予之死仇牧之類也司馬遷遂誣以作亂作亂本無明文而舟難獨有以証不然幾厚誣矣者索隱知其非而又曲為闕止于我之

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
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
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
也孔安國曰言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言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
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子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糞
土之牆不可圻也王肅曰圻墁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宰我問五
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宰我
為臨菑大夫索隱曰謂仕齊齊都臨菑故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
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

史記卷之七

中說子之則專

安

而固殿中統作而田闕王作
而田闕詳林別本作

木吳校作沐

四庫考證云案禮明堂位
作夏后氏之四種殿之六期
身此引論語包氏註異

辨亦紆曲矣不若
是証之明也

而固爭寵子我為陳恒所殺
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

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勝

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

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

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瑚璉黍稷

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

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

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

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

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

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

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

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

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

好禮鄭玄曰樂謂志於道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

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

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

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索隱曰公孫龍也

而亦本誤思

蘇軾曰予觀左傳
齊之伐魯本于悼
公之怒季姬而非
田常吳之伐齊本
怒悼公之反覆而
非子貢凡太史所
紀皆非也蓋戰國
策士設為子貢之
辭而太史公信之
茅坤曰子貢挾魯

史記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安

語本

一事必當時傾謀之臣為之非其故也而本末多奇計可觀覽焉
王安石曰予讀史所載子貢事乃與夫儀秦軫代无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以墳墓之固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无是心哉奈何使之乱也子貢之行虽不且尽當于义然孔子矣弟子也固不宜至于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李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虽好辨詎至于此耶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其泄字作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

強中後毛本

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

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

國則臣尊矣。

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

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以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

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

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曰。惡猶畏也。臣請

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

按家語越絕書
吳越春秋並載
此語蘇代說燕
惠王喻語与此
同見戰國策

王本集解結竟二字在微字下

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
歿。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
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
內變。子胥以諫歿。索隱曰。王劭按家語。越絕書。太
立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歿。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
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微。音直結。王肅曰。激
堯反。其志射其志。重寶
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
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其
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
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

史記卷七

仲尼弟子列傳

十一

唇中統柯王

北中統比

鈞毛本

國為虛墟音莽莫胡
右毛本

缺中統毛本及吳校
俱作缺

鎰。劔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
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
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
莽。音墟。莽音莫。朗反。○索
隱曰。有本作棘。恐誤也。賴大王之賜。使得奉
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
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
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
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
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
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屈盧之矛。索隱曰。缺
音缺。謂斧

史記卷七

仲尼弟子列傳

十一

毛

缺音跌中統

茅坤曰予覓太史
公次子貢說吳伐
齊救魯止越之言
添七如万丈洪濤
不啻傀儡之在堂
中矣

也劉氏云一本無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
此字屈虛矛名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
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
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
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
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
先定不可以應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辯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
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
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
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

辭中後柯王
毛本

辨
毛本

脩中統本

齊人戰於艾陵索隱曰左傳在哀十一年大破齊師獲七將軍

公王本有下
同十一年中統本

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

索隱曰左傳黃池之會吳晉爭疆晉人擊之

之廢本無

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

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

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越滅吳在哀

二十二年則事立懸隔數年蓋此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破吳三年東向

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

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索隱曰按左傳

謂魯齊晉吳越也故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好廢舉與時

楊慎曰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伯越其文震耀其詞便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狹

即中統作而

蘇子由作古史考而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言則子貢一蘇秦耳黃震曰謂賜而為之何足為賜謂非賜所為其亦說之辭也儀秦不之及何物史臣偽為此書是當闕疑

四庫考證云城邑二字互倒今註中統本毛本集解皆在笑字下貌中統作兒下同

氏中統和至本無

韓愈曰子夏之李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曰子弓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李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其宗

轉貨賫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賤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索隱曰家語貨作化王肅云廢舉謂買賤賣賤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云廢謂物賤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轉貨謂轉賈收賤也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

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冢蓋吳郡人為是

也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

城宰正義曰括地志云在兗州即南城也輿地志云南武城縣魯武邑城子游為宰者也在泰

郡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何晏曰莞爾小

貌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偃

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孔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樂以和人人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上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温國上商○索隱曰温國今河內温縣元屬衛故

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

以為絢兮何謂也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

章其下一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

分佈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曰禮後乎何晏曰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

矣包氏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

矣包氏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

矣包氏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

續毛本

中統和至本爾

山庫考證云隱說據唐書地理志改半州柯王本

也過商商也不及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然則師愈與曰過猶

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何晏曰君

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

索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

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正義曰西河

郡今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禮記云自東

河至於西河河東故號龍門河為西河漢因為西

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竭泉山一名

隱泉山在汾州堰城縣北注水經云其山岸壁五

崖光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

國集記云此為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

神祠今為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

見在商又傳禮著在禮志而此史並不論空記論語小

事亦其疎也正義曰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

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其子歿哭之失明

帥事之咨問國政焉

顯孫師陳人索隱曰鄭玄曰錄陽城人字子張少

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鄭玄曰干求也孔子曰

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

言之則少過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氏曰殆危

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玄曰言

不得祿得他日從在陳蔡間因問行孔子曰言忠

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

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

行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子張書諸

想毛本說相

史記卷之七

中統柯王本

古

徐二

家毛本說家

困中統柯王本

中統本餘說余猶說尤

四里崗柯王壁柯王作壁

中統作多黨

李現曰或曰仲尼
區別四科曾參不
及者何也予對之
曰此仲尼之言也
非燕居之時門人

紳。孔安國曰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鄭玄曰言士之所聞在皆能有名譽。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在國及家必達。馬融曰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在國及家必聞。馬融曰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融曰佞人多。

曾參南武城人。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兗州子游為宰者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字子

盡在而言也使曾
參于時得与數子
後行則曾參之孝
不後于冉伯牛仲
弓也必矣

賦嚴本考證云韓詩外
傳作轉

壁石王本訛壁
却評林別本作切

脩中統本

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經。正義曰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榱椳三尺軼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故授之業作孝經。於魯。

澹臺滅明。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曰括地志云黃河水至此為之延津昔澹臺子羽齋千金

求不可威却操劍斬蛟蛟死乃投壁於河三武
城人。正義曰括地志云亦在兗州。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

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
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南

其公且方

提綱王本

達王本

我中統初至本

四庫考證云脫昌字門字漢字並據顏氏家訓增

四庫又云誤為必利本必誤案下必從音綿句亦誤並據史正文改

三統作二

游至江

索隱曰今吳國東南有澹臺湖即其遺迹所在也

從弟子三百人

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

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

而行不勝其貌宰予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

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

宰予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

家語相反○正義曰按澹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

必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正義曰顏氏家

訓云兗州永郡城舊單父縣地也

東有子賤碑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

是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為密較可明矣處字從

音呼寧從音綿下俱為必世傳寫誤也

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曰家語少孔子

三十九歲此云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

取斯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為單父宰

正義曰宋州縣

也說苑云密子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

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

故密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反命於孔子曰此

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

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曰家語云不齊所父事

者十一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

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宋

人所記不同少孔子三十六歲

子思曰克伐怨

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

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

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

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

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包氏曰四者

行之難未知

四庫又云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俱說在據說苑政理篇改任評林別本亦誤作在

穀中統本

四庫又云足說知據論語注改中統本亦作足

寧作臨廷作長
見評林別本

以為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索隱曰家語云隱居衛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名長范甯云字子芝孔子曰

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孔安國曰累黑索也非

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容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緇按其人子孟僖子之子

閔汪校改閔中說作閔

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問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位其徒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羿界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正義曰

羿音詰盪太浪反。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

子弗荅。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子謙故不荅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

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賢德故曰君子國有道不廢。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

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

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慎於言。以其兄之子妻

之。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索隱曰家語作公皙克。孔子曰天

子莫也。有德中在本

大正本

貴有德中在本

泥之本說

幕評林別本

非評林別本作未

按歲古點字孔
門有三歲曾歲
奚谷歲公西歲
也

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索隱曰家語云

非嘗屈節為人臣故子特賞歎之亦見游俠傳

曾歲音字皙孔安國曰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歲

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

乎舞雩。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駟案包氏曰暮春

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於夫子

之門。孔子喟爾歎曰。吾與歲也。周氏曰善歲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音遙字路。路者顏回父。索隱曰家語顏由字

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故此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稱顏氏之

也。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

樽中統和五毛本

固本無俱其反之音注校
具改其

非傳江東人矯音橋
毛本集解

車以葬。孔安國曰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

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

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正義曰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

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徐廣曰臂子弘正義曰馯

古云馯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弘傳江

東人矯音橋子庸疵音自移反。○正義曰漢書作橋

庸疵傳燕人周子家豎正義曰豎音時與反周豎

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正義曰光乘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

史記卷六十七

中記卷之七

大

安

毛本無下音字
庇國柯王本
柯王本作豎

嘆中統和五毛本

東三十里古之州國周武王封淳于國羽傳齊人田子莊何正義曰儒林傳

云田何何傳東武人徐廣曰屬琅邪王子中同正義曰括

武縣令密州諸城縣是也漢作王同字子仲同傳菑川人楊何正義曰漢書云

字叔元按商瞿至楊何凡八代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家語云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

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

羔為費邸宰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宿縣二十三里邸亭孔子曰賊夫

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子路曰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安國曰言治人事神於是而習亦

也學也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也

漆彫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正義曰家語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

樂仕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仕進之道

未能信者孔子說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有申繚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

愬之人孔子不責而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

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孔安國曰季孫信譖恚子路也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勢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人誅僚而肆

陳其尸曰肆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

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

中統柯王毛本集解在志心下無中統柯王作

孰毛本

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孔安國曰。曰其言也訥。斯

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孔安國曰。行仁

難言仁亦不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

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

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

無可

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

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

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

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

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

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樊遲問仁。子曰。

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魯少孔子十

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賢。先王之道斯為美。小

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

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賢和而每事從信近於義。言

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恭近於禮

遠恥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因不失其親

毛本及吳校
子三歲上加四字

中說李兩無
字皆作无

楊慎曰月宿畢不雨他書有明言其故者以不取之蓋妙處正在不說破

朱氏經義考卷三百六十三
易辨終備原注終史記正
義引中備文云孔子背為
商即往也曰瞿當有五丈夫
于子貢曰何以知之子曰卦遇
大畜民之五九二甲寅木為
世九五景行水為應陽五
應有五子蓋唐初其書尚
存按朱氏錄正義引中
備文根此為各下知據何

本惟九五景行可正五景
行之誤 王嘉定錢氏謂此
當作六景行當作景行亦
謂此注誤辨雜讀詳見致
異

宋濂曰有若狀似
孔子共立為師此
鄭魯間野人語耳
觀孔子書則始嘗
謀之後弗克舉安
有撤座之說乎

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孔子既沒弟子

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

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

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

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

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

無子。其母為取室。正義曰家語云瞿年三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年過

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

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民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

立五景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

象是本子一艮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孔子使

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

丈夫子。五男也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

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

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金。馬融曰六斗四升曰

金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馬融

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

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正義曰音其少孔子三十歲。陳司

氏中說作正

潤本無音其三字

旗中說作期下同

史記卷七

中說作正

文

娶柯王本

惡柯王本

敗孔安國曰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

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

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

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

國曰相助匪非曰黨禮同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施以告孔子孔

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

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

也

梁鱣鱣一作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

中統王本魯
人有是字

析中統誤析

云柯王本
已中統作以

左王本作右

堂俱評林別本作
但是

冉孺字子魯一作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

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

不見書傳者紀于左索隱曰家語此例唯有三十

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伯遼秦冉

鄒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當此

伯玉申棖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

顯殿王本毛
本作顯

遼殿本察
中統係
作豐

子吳校剛子字下皆同

白音鈎 閣本無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曰句音鈎。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

漆雕哆音赤者反字子歛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秦人。

商澤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鄭玄曰楚人。

按徒父字子有

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曰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今在三十二人數恐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正義曰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此等惟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仲叔會四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三人。

公夏首字乘鄭玄曰魯人。

奚容箴字子皙正義曰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正義曰魯人。

鄒苦堯反單音善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鄒單鉅鹿有鄒縣太原有鄒縣。

顏祖字襄單刻索隱家語無此人也。孫氏志祖讀書性錄續錄云史記弟子列傳二十七人索隱云家語數同今本家

鄒堯單善右本

此國隔評林別本說衍良字

云各本同疑

堅吳校及毛本作肩

史記卷之七

中記名之別傳

孫

語脫去顏何一人故止之
六人或謂史記顏祖字義
索隱曰家語無此人也今本
家語有顏相字子義若
據家語增顏何而去顏相
則仍止六人矣不與史記數
同也嘗以詢之許周生云索
隱家語無此人也乃家語字
子義之謫因下鄭單行本
誤亦史記家語單行本
顏多誤字不當據此遂
生異說

兩子棋各本同

籍中統作籍
此正義曰曰字柯王同誤

吳校庸上加子字

魯王本及許林別本
作晉

句井疆

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句作句。

罕父黑字子索

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中統本在顏祖後

秦商字子丕

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丕茲

申黨字周

正義曰魯人

顏之僕字叔

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

鄭玄曰魯人。正義曰縣音玄

左人郢字行

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

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

鄭玄曰齊人

原元籍

家語曰名元字籍。正義曰元作元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

正義曰魯人

廉絜字庸

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族年相比

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允毛本作恍

黨吳校攷堂

狄黑字哲。索隱曰家語載本各異。

邾異字子斂。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子斂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

之劉氏作邾異邾音圭所見各異

孔忠。家語曰忠字子茂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索隱曰家語載亦同此

公西歲字子上。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

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

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

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籍中從本

索隱述贊曰教與闕里道在陳鄉異能就列秀士昇堂依仁遊藝合志同方將師宮尹俎豆琳瑯惜哉不霸空臣素王

蘇子古史曰孔子之道如天然在人賢者識其

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仰

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

焉故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此孔子所以

獨稱其好學也人誠有見于此譬如為山雖覆

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既九仞

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眾弟子之辨。古之君

子其躬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平易近民而後民

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

史記卷六十七

中尼弟子列傳

五

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闞止弑簡公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予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爲子貢之辭自托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孔門冉有才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厲而識闇事衛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悝季路與悝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悝以取衛其不釋悝明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爲臣弑君季路雖生將安所容身乎嗚呼學於孔子其慮害曾不若召獲悲夫○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譬如農夫之植草木既爲之區漑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

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未必信務爲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是起此子夏所謂誣也○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則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與子貢異矣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呼孔子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爲是歟○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歟如曾皙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

者矣苟不自知而強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為貴者哉○樊遲之學為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孟子所謂許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此孔子謂樊遲小人也○太史公稱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有若之賢而其無耻至此極歟且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戰國雜說類此多矣○孔子弟子高第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并錄之凡七十九人云

范仲淹曰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為邑宰或不願仕蓋顯于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徒與孔子語而未嘗怨何哉君子之道克乎已加乎人窮與達一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脫賤貧逐高貴弗奪弗厭滅身覆宗而不悔何哉

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卷之六十七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七終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商君列傳第八史記卷之六十八

商君者正義曰秦封於商故號商君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

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商君本領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

相公叔座索隱曰公叔氏座名也座音在戈反為中庶子索隱曰官名也魏已

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索隱曰即魏侯之子名瑩公叔座知其

後徙大梁而稱梁也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

叔曰座之中庶子索隱曰戰國策云衛庶子也公孫鞅年雖少

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

費費曰溫公謂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用使為國害予竊謂商鞅刻薄之術始能帝秦卒

座殿本後同

奈何王誤奈

能亡秦使用之于魏其術猶是也孟子不遠千里而來惠王猶不能聽其言其妾庸可知矣溫公不責惠王以不聽孟子仁義之言而乃責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說何耶
王元之曰凡為社稷之臣計安危之事者在任賢去不肖而已且鞅果賢也可固請用之果不肖也可固請殺之用則為國之室殺則去國之蠹焉有始請用中請殺而終使逃者得為忠乎由是知先君後臣之說誠無稽之言也

脩中統本下皆同

中統本音甲下有乃字疑反字之訛無此字

余有丁曰鞅非說以帝王之道蓋先以迂濶久遠之事使秦王之心厭以益堅其用伯之志見伯之效速耳
邵寶曰商君豈真知帝王道者哉知帝王道者不屑于帝王道者不屑于帝王道者不屑于伯而況于富強乎古之遺人物者必有所先商君之言帝王也其亦若將以為先者耳不然則將固孝公之心而以是嘗焉再嘗之而知其心之必在於富強也故一

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索隱曰疾重而悖亂也○正義曰悖背公叔既歿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索隱曰景姓楚之族也監音甲去聲平聲竝通孝

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

史記卷八十八

商君列傳

洋

音詳林別本

語而輒合蓋商君於富強之術深矣

茅坤曰叙商鞅變法始末如畫楊慎曰叙商鞅變法條載廷臣論難與趙武靈王變朝服事同一書法

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正義曰比

者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公以三代帝王之道方興孝公曰太久遠吾不能而君曰久

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

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

說君。索隱曰音悅君大說之耳。索隱曰音悅然亦難以比德

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

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

固見非於世。索隱曰商君書非作負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

於民。索隱曰商君書作必見訾於人也。正義敖五到反愚者闇於成事。知

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

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

以彊國。不法其故。索隱曰言救弊為政之術所為苟可以彊國則不必須法於

故事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索隱曰

曰孝公之臣甘姓名龍也甘氏出春秋時甘昭公子帶之後不然。聖人不易民

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

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

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

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

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

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變通而

史記卷八十八 商君列傳 三

輒拘制不使之行斯亦信然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

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

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夏殷書作修古

不易禮而亡索隱曰指殷紂夏桀也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

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

之令令民為什伍索隱曰劉氏云五家為保十家相連也○正義曰或為十保或

保伍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舉發若不

糾舉則十家連坐恐變令不行故設重禁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

敵首同賞索隱曰謂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故云與斬敵首同賞也匿姦者與

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今匿姦者言當與之同罰也民有二

唐順之曰叙得緊

奸中後柯王

率說卒 殿中統王本本本 皆作率今改正

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正義曰民有二男不別為活者一人出兩課

有軍功者各以卒律音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

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

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曰末利謂工商也蓋農桑為本

故上云本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解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

子沒為官奴婢蓋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孥音奴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

為屬籍索隱曰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籍謂除其籍則雖無功不及爵秩也明

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

次索隱曰謂各隨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踰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

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

茅坤曰傳云軍容不入國此軍容也秦人安得不怨

羅洪先曰商鞅以刻薄狙詐之資欲售其富強吞併之術恐民驚駭而不之信非議而不之從於是行不測之賞誘之于先用不測之刑驅之于後移其耳目奪其心志然後驅之戰鬪則死敵驅之弑父并君則不敢違厥後扶蘇聞詔賜死不敢自白趙高指鹿為馬廷無間言皆徙木之所致也

史記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

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恠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暮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曰謂鞅新變之法令為初令也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傳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曰趨音七踰反趨者向也附也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

怪中後柯王毛

董份曰既云作為又云築何也恐有衍字

王維禎曰前言十年總商君始終也後言五年以行法之日為始也

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太上造也秦之第十大爵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記列教令當於此門闕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塍也疆音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上封記也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索隱曰音統量器名也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正義曰音左故反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

丈中後柯王毛

閭本作疆音疆

史記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

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已東連汾。晉之嶮。嶮是也。阨阻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

嶺吳棧改領注同

徒柯本沐殿閣本
說徒改汴

驪。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曰。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鄙則徙大梁。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正義曰。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徐廣曰。弘農商縣也。○索隱曰。於商二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正義曰。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州東。

詳林別本曰作云

中後本集詳索隱在商下与柯本同

王維禎曰此十年即前十年也

王整曰趙良說商君皆正言

王維禎曰良數言其聞聖矣之道者

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國按十五邑近此三邑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曰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與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宗室賢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

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索隱曰子孟蘭臯人姓名也言鞅前因

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

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

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

與索隱曰說音悅與音予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

自勝之謂彊索隱曰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為自勝若是者乃為彊若爭名得勝此非

孫中統本彊柯王本

四庫考證云刊本治說視據王整本故

陳寔曰反听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反听內視者反已觀省之謂自勝云者內有以克乎已私則天理勝乎人偽自能剛而立也索隱謂守謙敬而人自伏雖方下文自卑之言合然恐非本義也

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

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

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

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

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

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

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

正義曰以殷紂比商君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

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

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

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

荆之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荆。聞秦繆公之賢

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

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

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

索隱曰。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也。一救荆國之禍。索隱曰。十二年。諸侯

年會晉。救楚。朝周。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

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韋昭曰。款。叩也。五殺

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

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

辭中統柯王

也中統柯王本有救汪校改代

趙良叙五殺德政

款毛本

田汝成曰。歷誦五殺大夫之德。俱本虞舜有言。自卑意。

茅坤曰。此下一切應商君本傳。又一

一反五殺大夫

唐順之曰。峻刑數事。明于五殺大夫

施德相反

人。吳校民作人下民之

五殺大夫。秦國男女流涕。正義曰。童子不歌謠。

春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音體。此五殺大夫之德

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王。非所以

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

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

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曰。劉氏云。教。謂

君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君。民之効上也。捷於令。索隱曰。上。謂

令。謂秦君。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索隱曰。左

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曰

繩秦之賢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

柯王本無日字體作鉢

命。中統柯王

致。中統本

中統本而作也。毛本而上有也字。

唐順之曰出盛車從明丹五殺大夫行于國中相反

禮何不遄歿。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

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

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

乘。持矛而操闔。反所及戟者。徐廣曰一作秦屈盧之

隱曰闔亦作鉞同所及反鄒誕音吐臍反秦音遼

屈音九勿反按屈盧干將並古良匠造矛戟者名

正義曰顧野王云鉞也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

楚五湖之間謂之鉞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格也

旁有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

者昌。恃力者亡。索隱曰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君之危若朝

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索隱曰

衛鞅所

封商於二縣以為國其中凡有十三都故趙良勸

今歸之正義曰都孫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

五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

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

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

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鞅

於秦無仁恩

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錄鞅者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

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

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客

茅坤曰摹寫商君峻法有此一着絕工

此後記

五江校改

王鑿曰趙良先見若此

黃震曰按商君之術能強秦亦秦之所以亡能顯其身亦身之所以滅然則何益哉

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

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疆而賊入魏弗歸

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曰走音奏走向也

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徐廣曰京兆鄭縣也

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索隱曰鄭黽池

作彭者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而徐廣云黽或

忍反○正義曰黽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破

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黽乃擒殺之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

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曰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

行刻謂用刑深刻薄謂弄仁義不悃誠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索隱曰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

將是其天資自有狙詐則初為孝公且所因由屢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

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

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

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

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卒受惡名於

秦有以也夫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

兵疆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

秦遂以疆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

應前襲虜魏公子卬

九

強中統本
二中統說三

史記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

文

惡中統本

籍中統本

士法本居發

私賢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
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
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相晉文者桓
不信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疆而親
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
商君倍公子卯之舊恩弃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
之眾故諸侯畏其疆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
相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
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
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
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成也後世思之蔽蒂其棠之
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
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
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
弃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
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比於丘山
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或車裂滅族無姓其
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

論王本作論
王本及評
林本本作喻

畜中統作留
響本本訛化

行刻謂用刑深刻薄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
謂弄仁義不悃誠也

持浮說非其質矣也索隱曰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
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

將是其天資自有狙詐則初為孝公且所因由屢
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

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印不師趙良之言亦

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

與其人行事相類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

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卒受惡名於

秦有以也夫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

兵疆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

秦遂以疆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
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
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

私賢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
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
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
不信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疆而親
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
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弃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
之衆故諸侯畏其疆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
相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
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
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
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成也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
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
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
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
奔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涓而論囚七百餘人涓
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比於丘山
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歿車裂滅族無姓其
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

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
幾霸者之佐哉○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
論商君故裴氏引之藉音胙字合作胙誤為藉耳
按本紀周歸文武胙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
弃灰於道者
刑是其事也

索隱述贊曰衛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霸
術見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
人如何作法
逆旅不實

蘇子古史曰解牛之技耻於屠狗禦人之道耻
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強國之事說
孝公乎蓋鞅之志本於強國而已恐孝公之不
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鞅欺公子卬以
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鞅而知帝王之
術其肯為此哉古之制刑輕重必與事麗殺人
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故人雖死而無憾今鞅使
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
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賦事未利
及怠而貧者舉為收孥刑之輕重豈復與事麗

又按六國互出師制秦之謀特兵家形聲之說而非其至者也同室三指則異心矣况連六國之眾而又南北相亘數千里望其腹背相顧也得乎或曰然則秦人何以十五年不敢東窺函谷愚曰由蘇秦激張儀西入秦而後中制之也

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

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

其書徧觀之。索隱曰：遍觀謂也。言本已屈首低頭受書於師也。曰：夫士業已屈首受

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

期年以出揣摩。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

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

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

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索隱曰：戰國策

云：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揣音初

委反。摩音姥。何反。鄒誕本作揣摩。靡讀亦為摩。王

劭云：揣摩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為一篇也。高

誘曰：揣摩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離其術。以成六國

之從也。江邃曰：揣摩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當矣。

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

素習知蘇秦。皆少之。索隱曰：謂王之左右素慣習曰

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

惠王曰：秦四塞之國。正義曰：東有黃河。有幽谷。蒲

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國。被山帶渭。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國。被山帶渭。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國。被山帶渭。

帶渭。東有關河。正義曰：又為界地。里江渭。岷江。渭

入海也。河謂黃河。從同州小積石。山東北流。至勝

州。即南流。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滄等州。入海。各

是萬里。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索隱曰：謂

也。地理志云：代郡又有馬城縣。一此天府也。索隱

嶢柯王說堯
被山帶渭柯王本國當
是山下正文而衍宜保
殿本則

云中統柯王無

說周弗信

按戰國策說秦之詞更詳

按鮑彪云天府言蓄積之富非人力也

為後周顯王除

評林於本
此作玉柯王
本亦說作也

關河下正義
當審定

揣中後柯王

音遍見中統
柯王本單刻作
音遍官二音

說秦費用

說燕文侯

中統柯王本索隱在侯字下

四庫考證云脫城字今增

四庫又云合說合據漢書地理志改

楊慎曰說燕王自首至天府者也誇言燕地廣兵衆富饒也次言燕不被兵者以趙蔽其南也秦不能踰趙而攻燕而趙則能攻之燕謂死趙以蔽之則燕被秦兵矣此只是唇亡齒寒之喻但詞氣激昂踈動人主之听耳

代中統記北

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

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

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

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

侯曰索隱曰說音稅燕東有朝鮮遼東索隱曰朝鮮音朝仙

北有林胡樓煩索隱曰地理志云樓煩屬雁

西有雲中九原索隱曰地理志云雲中九原

南有噶沱易水周禮曰正北曰并州其川噶沱鄭

玄曰噶沱出鹵城索隱曰噶沱

水名并州之川也音呼池地理志云鹵城縣名屬

代郡噶沱河自縣東至參谷又東至文安入海也

四庫又云縣上脫易字據漢書地理志增

噶沱王地本本

驪江校及評林別本

○正義曰噶沱出代州繁時縣東南流經五臺山

北東南流過定州流入海易水出易州縣東流過

幽州歸義縣東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

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索隱曰戰國策車七百乘粟支十年南有

碣石鴈門之饒索隱曰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

平驪城縣西南是也○正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

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

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

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救其南

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弊而王以

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

錢英

身謂之云

詞工

疾中統作病

云中統柯王本無下同

按鮑彪云弥犹百也

茅坤曰燕所畏者趙故親趙以擯秦

真 閣本作頁

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正義曰趙之東邑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渡噶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疆趙。正義曰真冀燕趙四州。南近齊。正義曰河北七國時屬趙。即燕西界。博滄德三州。

四庫考證云源訛燕考地理志改

四庫又云而君二字倒互據趙國策改

說趙肅侯 楊慎曰此篇言合後与否之利害為說六王說詞之要領議論明白透徹可喜 又曰自首至臣故敢進其愚慮以前奉陽君不悅之而為是言奉陽當國不免專擅而肅侯亦有惡之之意故揣之而為此言以微激之也 又曰安民无事之說意者肅侯怠政厭事故以此言迎合其意而開悟之正揣摩之術安民

齊也。北境與燕相接。隔黃河。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

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

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索隱曰世本云肅侯名言。天下

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

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正義曰奉符用反。雖然。奉陽君如

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

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

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

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

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

中說本索隱亦在虞字下

茅坤曰此言魏折于秦則禍入趙

楊慎曰自當今之時至東有清河言趙之地大兵衆國害地險誇其強也

理志云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無卷字
○正義曰衛地濮陽也卷城在鄭州武原縣西北
七里言秦守衛得卷則齊必來朝秦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

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徐廣

曰常山有蒲吾縣○索隱曰徐氏所引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番音婆又音蒲又音盤疑古番

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滌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歷南陽入羊腸

經澤潞渡漳水守蒲吾城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

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

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

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正義曰在鎮州西南有河漳正義

曰河字一作清即漳河也在潞州地理志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東有清河

按此意與說燕同

茅坤曰趙所患者韓魏不支而入秦故親韓魏以擯秦

楊慎曰秦之所害莫如趙而秦不伐者以韓魏為之南蔽也秦若去其蔽則禍必中趙矣此亦唇亡齒寒之意亦所以申言交不得之害也又曰臣聞而下至冥冥決事執欲其審度利害而決之也

正義曰清河今貝州也北有燕國正義曰然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戎取代既

云西有常山者趙都邯鄲近北燕也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

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

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

攻韓魏也無有南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

而止傳立曰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

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

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

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

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

四庫考證云關字戰國策及孫儀傳俱作關

揚慎曰此下至篇終言合後之意余有丁曰秦留中計益天下如博塞布子置路歷歷在前可奇矣

言通其交說當時事休甚切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

韓絕其糧道索隱曰謂擁兵於嶢關之外又守宜陽也趙涉河漳索隱曰謂

趙亦涉河漳而西欲與韓相援以阻秦軍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

日謂道蒲津則楚絕其後關以絕秦兵之後齊出

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

其後韓守城皐正義曰在洛州汜水縣魏塞其道索隱曰其

之道戰國策其作午趙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

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

齊涉勃海正義曰齊從滄州渡河至瀛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

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索隱曰

陝及曲沃等處也正義曰謂同華州齊涉清河正義曰齊從具

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

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曰謂六國之軍共為

之共伐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

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

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

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

雙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

也音屯屯東也又禮鄉射云其賢於某若干純純數

旋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

鎰王本

鎰吳校及毛本作溢注同

關毛本

茅坤曰此着是蘇秦後門

說韓宣王

楊慎曰自此至一人當百不足言也言地險固兵堅利卒勁勇也

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索隱曰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河之西北按地理志云雕陰縣屬上郡○正義曰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四里

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

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索隱曰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韓

北有鞏洛成臯之固索隱曰二邑本屬東周後為韓邑地理志二縣並屬河南

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索隱曰劉氏云商阪之塞蓋在商洛

之間適秦楚之險塞也○正義曰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縣南一里

亦曰楚山東有宛穰洧水宛於袁反洧于鬼反○武關在馬

二縣名並屬南陽洧水名出南方○正義曰在新鄭東南流入潁南有陘山徐廣曰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正義曰在新鄭西南三十里地方九百餘里帶甲

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澗子許慎云南方澗子蠻夷柘弩皆善材○索隱曰許慎註淮南子以為南方蠻出柘弩及竹弩少府時力

董份曰時力距來者本註甚謬索隱是也

又中統作人

距來者韓有澗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

也距來者謂弩執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索隱曰韓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之弩其名並具

淮南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

止索隱曰超足謂超騰用勢蓋起足蹋之而射也故下云躡勁弩是也○正義曰超足齊足也夫

欲放弩皆坐舉足踏弩○正義曰超足齊足也夫遠者括菽洞曾近者鏑弁

心韓卒之劔戟皆出於冥山徐廣曰莊子曰南行山駟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北○索隱曰棠谿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正義曰故城在豫州偃城縣西八十里鹽鐵論云有棠谿之劔是

按此皆室劔名

按此皆室劔名

按此皆室劔名

按此皆室劔名

按此皆室劔名

軌王本作軌

軌王本作軌

中統本索隱亦在王字下

頴 柳作頴

軌 中統作王

日 評林別本 冥 柳冥王 兩本注文皆作 冥 柳冥王 兩本注文皆作 冥 柳冥王 兩本注文皆作

索隱曰淮南子云服劍者
貴於口利而不期於墨陽
莫邪則墨陽之匠名也
中統本有索隱曰二十九字
在集解後置於下字後
注本亦有此條作貴於
利墨陽匠名也無字
當據補

截 本作截

幕 莫 莫詳林別本作幕
中統本本作百柯
本作盾

扶 音扶
中統本有二字在謂字
上單刻有
跋 音我 尚
毛本
敵 柯本作敵

陽 淮南子曰墨
陽之莫邪也

合 音附徐廣曰一作伯○索隱
曰戰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

鄧師宛馮 徐廣曰榮陽有馮池○索隱曰鄧
國有工鑄劍因名鄧師宛人於馮

池鑄劍故 龍淵太阿 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
號宛馮 龍淵太阿 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于將

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
子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太阿○

索隱曰案晉太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
可以淬刀劍特堅利故有龍泉水之劍楚之寶劍

也以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
所以為利也齊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

不利也故天下之寶劍韓為衆一曰棠谿二曰墨
陽三日合伯四曰鄧師五日宛馮六曰龍泉七日

太阿八曰莫邪九曰于將也然于將莫邪匠名也
其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令別領戶是古鑄劍

地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 徐
廣曰陽城出鐵○索隱曰戰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
盾鞬鍪鐵幕鄒誕云莫一作盾劉氏云謂以鐵為

楊慎曰六國惟韓
逼近秦患說之難
為力也

茅坤曰韓所患者
在割地

余有丁曰論衡害
可謂徹蘇明允
六國論全出于此

楊慎曰此說詞但
反覆言韓事秦之
失其要在乎割地
事秦地有盡而求

臂脛之衣言其 革抉 徐廣曰一作決○索隱曰
跋 謂以革為射決決射鞬也

芮 謂繫楯之紛綬也○正義曰方言云盾自關東
謂之敵關 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踰勁弩

西謂之盾 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

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

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

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 索隱
曰鄭

玄註禮云效 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弃前功而

猶呈見也 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

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

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

中統本注同

馮 本作馮

鐵 柯本作鉄

獨

死已不戰而地已
削以牛後之喻激
之此韓王之所以
按劔而起也
何孟春曰口作尸
後作從非是蓋口
後韻叶如寧為秋
霜死為檻羊之類
古語自如此

說魏襄王
楊慎曰說魏襄王
其意大槩與說韓
王之詞同蓋韓魏
一體也其要亦在

平事秦之割地以
効實故兵未用而
國已虧與不戰而
地已削之語正同
中間明衡人及羣
臣皆不忠而公私
內外之言尤為明
白

余有丁曰數即數
呂之數无所芻牧

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

此合從之本
曰戰國策云：寧為雞尸，不為牛從。延篤註云：尸，雞
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
之從後也。○正義曰：雞口雖小，今西面交臂而臣
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

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
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

作色，攘臂瞋目，按劔仰天太息曰：
索隱曰：太息，謂
久蓄氣而大呼

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
教，敬奉社稷以從。
索隱曰：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
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稟

而美之故。又說魏襄王曰：
索隱曰：世本
惠王子名嗣大王之地，
南有鴻溝，
徐廣曰：在滎陽陳汝南許鄆，
徐廣曰：在潁川於
憶切○索隱曰：音

偃文於建，反戰國策作鄆。地理志云：潁川有許鄆
二縣，又有鄆陵縣。鄆鄆不同，必有一誤。鄆音焉。
正義曰：陳汝南，今汝州豫州縣也。
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鄆。地理志云：潁川有新都
縣。○索隱曰：地理志云：昆陽舞陽屬潁川。召陵新
鄆屬汝南。按新鄆，即接丘。章帝建初四年，徙封殷
後宋公於此。更名宋新都。屬南陽。戰國策直云新
鄆。無新都二字。○正義曰：東有淮，潁。正義曰：淮陽
召陵在豫州舞陽。在許州。東有淮，潁。潁川二郡
煮棗。徐廣曰：在宛。句。○正義曰：無胥。索隱曰：按
在宛。胸。按宛，胸。曹州縣也。其地闕。西

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
正義曰：謂
河南地卷衍酸棗。
徐廣曰：徐
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索隱曰：徐
廣云：滎陽卷縣有長城。蓋據地險為說。○正義曰：徐
卷在鄭州原武縣北七里。地名雖小，然

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

中統本無云字

中統本無云字

見人居稠也

思和主本念

按戰國策秦患
作國患顧作被
鮑彪云國謂魏
不被患謂衡人

和奉秦三字互易

按此意与說趙
同

多。日夜行不絕。鞫鞫殷殷。

正義曰鞫鞫
宏反殷音隱

若有三軍

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休王交疆

虎狼之秦以侵天下。

正義曰衡音
橫休音卹

卒有秦患。

正義曰卒

忽反。不顧其禍。夫挾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

過此者。魏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

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

索隱曰謂爲秦
築宮備其巡狩

而舍之故

受冠帶。祠春秋。

索隱曰謂冠帶制度皆
受秦之法春秋貢奉以

助秦

臣竊爲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

千人。禽夫差於干遂。

索隱曰干遂地名不知所在
然干是水旁之高地故有江

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爲
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干有遂道。因爲名也。

四庫全書
正義曰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前
一里太湖作萬安山前
遂西南太湖據春申君
傳正義改

餘。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

正義曰今
衛州城是也周武王
伐紂於牧野築之

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

漢書刑法志曰
魏氏武卒衣三

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

帶劔。羸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

也。覆膊一也。甲裳二也。脛衣三也。甲之有裳。見左

傳。羸音盈。謂賣糗糧。中音竹。仲反。謂其筋力能負

重。所以得中試。復音福。中試之人。國家當優復。賜

之上。田宅故云。

利其田宅也。

蒼頭二十萬。

索隱曰謂以青巾裹
頭以異於衆荀卿子

魏有蒼頭二

十萬是也。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

索隱曰廝音
斯謂廝養之

卒廝養馬之賤者。今起之爲卒。

車六百乘。騎五

正義曰廝音斯。謂炊烹供養雜役。

陳子文

通評林別本
作遂

筋和奉

效中後柯王本

茅坤曰魏所患者亦以割地

按周廟金人緘口而銘其背其略曰罔亡不滅炎上若何消亡不壅終為江河解亡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成斧柯蘇秦語本此

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索隱曰謂割地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臣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索隱曰此效猶呈見也奉明約

王本本作王

釐中後柯王釐作卷尾

効中後柯王効本

中後柯王本隱在王字下

楊慎曰自此至志高氣揚言齊宣王之強

說齊宣王

王維禎曰五家之兵管子之制也高誘註欠明

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索隱曰世本名辟疆威王之子也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正義曰正義曰即貝州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索隱曰高誘註戰國策云五家即五國也進如鋒矢。索隱曰戰國策作疾如錐矢。高誘曰錐小矢喻徑疾也。呂氏春秋曰所賢錐矢者為其應聲而至。○正義曰齊君之進若鋒芒之刀。良弓之矢。用之有進而無退。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正義曰言臨淄自足也。絕涉皆度也。渤海滄州也。齊有軍役不用度河取二部臨菑之中七萬戶。臣

史記卷六十九

齊世家

七

何文甫

擊字和玉作擊
六博蹋切徒微鞠者
劉向主
右主本集解

已殿中統本亦

楊慎曰自且夫韓魏至輕秦之臣也

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正義曰筑似琴而大頭圓五弦擊之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劉向別錄曰楚鞠者不鼓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蹋徒獵反鞠求六反○索隱曰王逸註楚詞云博著也行六碁故云六博別錄云楚鞠者楚亦蹋也促六反崔豹云起黃帝時習兵之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

菑中統本下
同
筑擊徒利
王本

促中統作足

言二國近秦患而輕事秦

已殿中統本亦

楊慎曰自今之攻齊至不能害齊亦明矣言秦之不能害齊

楊慎曰說齊則以齊之強秦之不能害齊者誇言之以齊之強而事秦則不能揣已韓魏之輕臣事秦者以近秦患也以秦之不能害齊而輕事秦則不能揣敵皆可羞也然曰秦不能深入攻齊者恐韓魏之說其後也與說趙王同辭然不

成周王本作城

四庫考證云脫城字今增

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封陵○索隱曰陽晉魏邑也劉氏云陽晉地名蓋適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正義曰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乃是晉陽耳衛地曹濮等州也杜預云曹魏下邑也陽晉故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里徑乎亢父之險索隱曰亢音剛又苦浪反地理志云縣名屬梁國○正義曰故縣在兗州車不得方軌正義曰言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敵過也秦雖欲深入

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四

何仲

中從毛本無唱字

言韓魏為蔽者以齊強而秦交之也然則韓魏在斯收矣

按驕矜國策作高躍

茅坤曰齊死患于秦故特以事秦辱之

說楚威王楊慎曰自此至伯

則狼顧正義曰狼性去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惘疑虛喝喝呼葛反○索隱曰惘音通惘恐懼之心也喝本亦作獨並呼合反高誘曰虛獨喘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進兵虛作恐獨之詞以脅韓魏也驕矜而不敢進。正義曰言秦雖至元父猶恐懼狼顧虛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索隱曰威王名商宣王之子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夫

徐廣曰今之武陵地。黔中集亦解中流也。本有武陵地地作也。王本作地。本與中下作徐。唐曰至郡者南郡之西。界與與郡注。王本徐廣曰今之武陵。地下空三格。蓋初刻亦誤而後改也。

洲毛本作州

鈞柯王作鈞

賴柯王檢中說賴作賴檢中說

王之資也言楚國之強殿閣柯王本正義黔中巫郡勿注

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

正義曰今朗州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

海陽。

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駟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

註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植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索隱曰裴駟據左氏及車胤說夏州其文甚明而劉伯莊以為夏州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地理志云海陽地闕劉氏云楚之東境也○正義曰大江中州也夏水口在荊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南有

洞庭蒼梧。

索隱曰今青草湖是也在岳州界蒼梧地地名地理志有蒼梧郡○正義曰蒼梧

山在道

北有陘塞郇陽。

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陘楚威王十一年魏敗

楚陘山析縣有鈞水或者郇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汾陘之塞也○索隱曰陘山在楚北境郇音荀郇陽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郇邑郇邑在河東晉地記郇陽當

桓柯本款相

曰評林別本作

史記卷五

宋秦列傳

趙其

柯本劄錄幽燕邑之
幽談郡注校改正
評林別本作幽邑

大中法詠太

茅坤曰楚與秦為
兩大故以抗秦激
怒
楊慎曰秦楚其勢
不兩大從合則楚
王衡成則秦帝說
辭之綱也
又云從親諸侯割
地以事楚衡成則
楚割地以事秦推

此意而言之也
劉辰翁曰當時山
東之國惟齊楚之
強可與秦抗衡而
齊不近秦患楚則
近秦患故言其強
不當事秦虽同而
楚則以勢不兩大
者激之此其異也

王維禎曰從合衡
成兩語利害明甚

按此意與說趙
同

按此意與說魏
同

是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應劭云在
新水之陽猶郟邑變為桐邑同陰變為園陰爾郟
亦當然也徐氏云郟陽當是順陽蓋疎○正義曰
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即順陽故城在鄭
州穰縣西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
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
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
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
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
莫如從親以孤秦太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
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
城○正義曰鄢鄉
故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安郢城在荊州江陵
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矣兵下黔中則

臨鄢郢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其
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能
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
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
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
美人必克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
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
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
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
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

臨鄢

此合後則楚王之意

而殿中從毛
早中從柯至毛

即王本說門

史記卷九

蘇秦列傳

七

陳子文

董份曰前所云但帝秦而已枕未切膚也至此以割地歆之則利害尤著故重言之

王維禎曰先見之明誠有如此者

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

勁中後和五

已毛本作以

疑嚴本

董份曰心如搖旌。此改作縣旌而補。搖搖二字。雖不如詩之簡深。而義竟明暢。

鮑彪曰五國之所。蘇子也。華面而已。非去深究。橫從之利害也。惟威王雅有難秦之心。然亦深患諸國之不可合。徒稱從命者也。

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白洛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索隱曰疑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

白毛本作曰

曰。素隱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即匍匐。並音蒲。什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誰周曰蘇秦字季子。○索隱曰。按其嫂呼小叔為季子耳。未必即其字。允南即以為字。未

按前東周雒陽人也。下索隱云。蘇秦字季子。此則以誰允南謂字季子為未得。不免

中法本索隱在謝字下

德云蘇秦字季子此則以誰允南謂字季子為未得不免

予盾長索隱前注是傳寫之誤

鮑彪曰秦之自刺可謂有志矣而志止于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適足誇嫂婦耳而此史極口稱頌之是亦利祿徒耳惡觀所謂大丈夫之事欤何孟春曰按典略云蘇秦因不得志如趙逢其隣子易水上從貨布一疋償千金隣子不與夫一布為千金之償利厚極矣而隣子不與隣子知于金非秦所有也世人狗目見其獨一隣子耶

董份曰六國從約特謂擯秦而已曾不去出一師以為秦患故秦得以開

關避敵養其全力者十五年故去制勝而无斃諸侯所以擯之適所以成其王業耳以蘇之智畧而不去慮此何也曰秦得秦形而兵力強蘇以口舌欲合六國而擯之揣揣然惟恐其兵之一日東出而敗後也敢議攻秦孰惟與六國守從目前无事而已蘇實有用天下之才而徒微一時之富貴无天下之志者也豈暇深慮後哉

燕本說無

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

之得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索隱曰負背也枕也近城之地沃潤流澤最為膏腴故云負郭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作設今本竝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

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為易解。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其伐趙。欲敗從約。齊魏

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

趙。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

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

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

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

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

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

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曰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

史記卷五十九 蘇秦列傳 崔成

嘆中統柯王

啄 殿本作啄

按愈即病愈之
愈謂去愈飢病
也

董份曰方說六國
損秦矣此即以秦
休者其反覆不旋

踵如此使齊人詰
之何以施面目執
六國為說士所愚
往往如此

家不錄耳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
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索隱曰音卓

又許穢反今之毒藥烏頭是○正義曰廣雅云蘇與毒附子也一歲為烏喙二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為其愈克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猶

暫非也按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克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斃音弊今燕雖

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疆

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疆秦敵其後以招天

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索隱曰愀音自西反又七小反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

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

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

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弃仇讎而得石交

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

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

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

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

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

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

為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

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

却 殿中注柯至毛本

廷中後作庭

中後柯至毛本
隱在色字下

王之言者之方
魚考列傳
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弃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

王毛本作王

董份曰臣所謂上
宜增一且字方明

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弃酒。索隱曰。詳音羊。詳許也。僵什也。音薑。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

詳見戰國策

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亾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徐廣曰。燕易。連用二明字。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救齊而為燕。燕易王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歿。殊而走。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歿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歿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歿。然是歿創。故云殊。齊王使人求

王應麟曰。蘇子云。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焚。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自破。惜乎蘇秦去為此言。而不去保其身也。

賊不得。蘇秦且歿。乃謂齊王曰。臣即歿。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徐廣曰。生一作先。蘇秦既歿。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歿。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

毛本集解在生字下。注文無生字。

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正義曰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索隱曰謂齊王年長

也或作齊月疆故言長主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

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徐廣曰齊月覆三軍而燕失

二將○索隱曰戰國策云獲二將亦謂燕之二將是燕之失也然而以其餘兵南

面舉五千乘之大宋正義曰齊表云齊湣王三十九年此說乃燕噲之時當周慎王之而包十二諸侯

時齊宋在前王十餘年恐文誤矣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

則民勞久師則兵救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

河正義曰濟漯二水上承黃河並淄青之北流入

西北可以為固長城鉅防徐廣曰齊北盧縣有防

正義曰長城西頭在濟州平陰縣界竹書紀云梁惠二十二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太山記云太山

按濟西不師謂不起濟西之師

鮑彪曰燕昭之幸實自代齊之

按前言蘇代此言蘇厲蓋代齊其端而與厲同往也

鮑彪曰燕王噲六國之愚主也惑蘇代之淺說貪竟之名惡禹之實自令身死國破蓋死足算者閣所以請太子者近于李廢繼絕矣而天下不以其言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以虛稱矯幸而得哉故齊閔之勝適足以動天下之兵而速臨淄之敗也

西有長城緣河經太山餘一千里至瑯琊臺入海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

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

救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

正義曰濟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正義曰謂滄博州已西也

北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救矣

夫驕君必好利而亾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

羞寵子母弟以為質正義曰寶珠玉帛以事左右

彼將有德燕而輕亾宋則齊可亾已燕王曰吾終

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

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

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正義曰所質燕相子之與蘇代婿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

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

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

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燕立昭王

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

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

地封涇陽君正義曰涇陽君秦王弟名悝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宋以射

此策以救蘇代設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

宋地也正義曰齊言秦相親共伐宋秦得宋地又得齊事秦然秦不信齊及蘇代恐為不成

宋地也正義曰齊言秦相親共伐宋秦得宋地又得齊事秦然秦不信齊及蘇代恐為不成

余有丁曰按傳中
前言幸宋此復言
宋急者何也據齊
表此段是前段必
誤

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
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
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疑其合齊魏
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
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
書曰。正義曰此書為宋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
正義曰燕前有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
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正義曰更以淮
都是強萬乘之國而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
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

董份曰齊紫本敗
素而價十倍此正
轉敗為功之意非
言齊國困弊也
柯維騏曰敗素雖
无用而齊染紫則
售重價智者幸事
轉敗為功正類此
也

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

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

夷方七百里。索隱曰謂山戎北狄附齊者○正義

歸海濱諸侯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

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

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

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徐廣曰取敗素染以

好紫故齊俗尚之取惡素帛染紫為紫其價十倍貴

於餘喻齊雖有大名而國中以困弊也韓子云齊

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
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分衣也公謂左右
曰惡紫鼻公語三日而賈十倍。索隱曰謂紫色價

染
本作深

是敗素以喻齊雖有大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殘

名而其國中困弊也。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

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

之。正義曰挑田鳥反執持也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正義曰符徵兆

也。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索隱曰長如字賓音擯○正義

曰大好上計策破秦次計長擯奔關西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

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

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

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

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

按二君秦所重天下信之

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馮翊高陵縣○索隱曰二人秦王母弟也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先於燕趙秦有變

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

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

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

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

淮北燕趙之所利也立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

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弃齊如脫躡矣今不收

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

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

毛本作趙燕

焚中統款楚

四庫考證云脫西陵字據正義增得和而國亡

鮑彪曰蘇代之于燕齊皆嘗隙而復善其情禮均也而獨為燕圖齊之深何哉昭王矣也雖然糜爛人之民人所以行其說而奉其所資仁者不為也獨不念嘗委質齊乎

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潛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和而國亡。自此至末文甚明矣。徐廣曰。巴郡有枳縣。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郢。正義曰。枳是反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西陵在黃州。齊得宋而國亡。正義曰。年表云齊潛王三十八年滅宋。三十年五國共擊潛王。

按涪州王本潛王初作涪

年表改

船毛本反毛本作切

吳鼎曰蘇代約燕王不朝秦言秦之行暴以威恐喝諸侯以事秦以詐欺詒諸侯以成其攻取自秦之行暴正告天下起其下告楚告韓告魏之言此以威恐喝諸侯以事秦也適燕者以膠東而下所以繳前秦欲攻安邑以下之語此以詐欺詒諸侯以成其攻取之計也秦禍如此其大素又行暴之甚此言秦用詐力洞燭其情

王走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顯然而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即江所出之岷山。乘夏水而下江。索隱曰。夏水盛漲時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索隱曰。巴水名與漢水相近。正義曰。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南。是古也。國因以名山。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索隱曰。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為五渚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即五湖。與劉氏說各不同。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索隱曰。宛縣之智者不及謀。勇

史記卷六

蘇秦列傳

趙其

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索隱曰：易曰：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

王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正義曰：隼若今之鶻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

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

韓曰：我起乎少曲。索隱曰：地名近宜陽也。正義曰：在懷州河陽縣西北，解在范

傳。一日而斷太行。正義曰：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

陽而觸平陽。正義曰：宜陽平陽皆韓大都也，隔河也。二日而莫不盡

繇。索隱曰：音搖搖動也。我離兩周而觸鄭。正義曰：離，離也。曆

州韓國都拔矣。五日而國舉。二周也。而乃觸擊於鄭。故五

日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

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正義曰：卷，輒免反。劉伯

董份曰：尺，繇言韓徵民繇役為備國騷動之意。

非也

毛本集解在錄字下注文無錄字反作切

猶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徐廣曰：霸陵有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

索隱曰：女戟地名在太行山之西。劉氏卷音輒免。反文音丘。權反。按舉安邑塞女戟及至韓氏韓國

宜陽也。太原縣名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太行

宇原當為京京及卷皆屬滎陽是魏之境。軹是河

內軹縣言道者亦衍字。徐廣引霸陵有軹道亭非

魏之境。蓋誤。南陽即河內也。封封陵也。冀，冀邑也。

皆在魏境。故徐廣引河東取成臯也。包兩周。徐廣曰：張儀曰：下

東皮氏有冀亭是也。正義曰：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鈇戈在後。

王城及鞏。徐廣曰：鈇，由冉反。正義曰：決滎口，魏無大梁。索隱

曰：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決滎口，魏無大梁。索隱曰：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決白馬之口，魏

無外黃濟陽。索隱曰：白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以灌外黃濟陽也。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城在曹州冤胸縣西南三十五里。決宿胥之口。徐廣

執中統

曰：詳林別本作云下同

范曄傳有正義

輒中統本下同

四庫考證云頓丘故城
刊本丘訛州今改

董份曰雕木而為
寫意詩
按前說正告此
乃詭告也

曰紀年曰魏救山塞集胥口○正義曰淇水出衛
州淇縣界之淇水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
清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開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
○索隱曰紀年作胥蓋亦津名今其地不知所在
魏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燕虛
長平○索隱曰虛頓丘地名與酸棗
相近○正義曰虛謂殷墟今相州所理是頓丘故
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北二十里括地志云二國地
時屬**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
故事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
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
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
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索隱曰秦令齊
滅宋仍以破宋
為齊之
罪名**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

董份曰此書曲尺
秦之強詐反覆

四庫又云致蘭離石脫
離字據戰國策增

塞郟音厄灼
徐廣王作
古本

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
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
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
重楚索隱曰重猶附也尊也
○正義曰畏楚救魏**則以南陽委於楚曰**
且絕矣殘均陵塞郟阨徐廣曰郟江夏郟縣均一
作灼郟音旨○索隱曰均
陵在南陽今之均州郟縣名在江夏○正義曰均
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又申州羅
山縣本漢郟縣申州有平
清關蓋古郟縣之阨塞**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
之魏弃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郟阨為楚罪兵困
於林中徐廣曰河南
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

史記卷九

蘇秦列傳

文

四庫考證云已說趙據國策改

按趙得講漢書作已得講為是按此繳前秦欲攻安邑以下之語

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

攻趙索隱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至當為質謂以公子延為質也犀首者公孫衍也本魏

將因之以屬軍行行音胡郎反謂連兵相續也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

索隱曰譙石陽馬並趙之地名非縣邑也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

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

和羸則兼欺舅與母索隱曰羸猶勝也舅穰侯魏冉也母太后也適燕

者曰以膠東索隱曰適音宅適者責也下同適趙者曰以濟西適

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郟阬適齊者曰以

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

能約龍賈之戰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

年秦大破封陵之戰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此

事不趙莊之戰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秦之所

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令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

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

如此其大也索隱曰以言西河之外上雒之地及三川晉國皆是秦與魏戰之處秦兵

禍敗我三晉之半是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

說其主索隱曰燕趙之人往秦者謂遊說之士此臣之所大患也燕

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

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

皆以壽歿名顯諸侯

余有丁曰此書曲尺秦疆詐反覆

鮑彪曰秦之所以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弄之也而諸侯莫省其一燕昭知之然亦不久死矣彪故曰秦橫之成天幸也

史記卷九 蘇秦列傳 九

黃東發曰蘇秦約從六國忠於六國者也齊魏首敗後約伐趙蘇秦以利害忠告齊魏不可而去之則身名始終矣乃請使燕以報齊食齊之祿而反誤之不忠孰甚焉又豈約從之初意哉蘇代私于子之誤燕已甚復欲為燕約諸侯宜其終不逮秦也

蘇秦列傳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索隱曰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鵠典略亦同其說蓋按蘇氏譜云然也其術長

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

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

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

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季子周人師事鬼谷揣摩既就陰符伏讀合從離衡佩印者六天王除道家扶

服賢哉代厲繼榮黨族

蘇子古史曰秦強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為橫者易為功而為從者難為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

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為愈欬蘇秦本說秦為橫不合而

激於燕趙甘心於所難為之期年而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

齊趙背盟從約皆解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為約書入秦秦

人為之閉函谷者十五年此說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蘇秦列傳。史記卷之六十九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九終

律